

试验和试点

□ 众 告

乍看这两词,似乎相同,其实不然。比如,上海自贸区全称就叫作“中国(上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”,这里试验就是为了解某件事的预期结果而进行的尝试性活动。而试点就不同了,它通常指工作全面推开之前先在某处试做。开放大学的试点就很多,比如“专科注册视听生试点”“开放教育试点”等。就连2016年《教育部关于办好开放大学的意见》的初稿,即《教育部关于开放大学试点建设的指导意见》,标题上“试点”两个字也非常醒目。

不过,我更喜欢“试验”一词,那是因为自贸区试验给了我们太多的惊喜和启示,真是“一年一个样,八年大变样”。中国首个自贸区在上海创办,当年(2013年)九月短短十几天就完成了国家批准、《总体方案》公布和挂牌,并且大部分项目年内试水。第二年我国首部自贸区地方性法规在上海出台并实施,更有“国务院27条”“央行50条”助推。第三年上海自贸区启动《进一步深化方案》(2.0版),不仅区域扩展,而且国家还在广东等三地开建了自贸区。第四年国家又在河南等七地设自贸区。第五年中央“深改委”又正式批准上海自贸区《全面深化方案》(3.0版),自贸区建设突飞猛进。第6年,中央召开自贸区建设五周年座谈会,习主席指示,李总理批示,韩副总理出席。同年,海南自贸区加入。第七年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拓展,三年行动方案落地有声,同年,山东等六地自贸区加入。第八年又有北京等三地自贸区加入,终于形成了21个东中西协调、陆海空统筹的我国自贸区试验群,海南省还在此基础上率先运行了自贸港。看来中国自贸区的实验,就是紧扣体制和机制的不断改革与创新,做到了“不负重托、大胆试、大胆闯、自主改”(习近平,2017),同时还做到了“成熟一项推一项,行稳致远,久久为功”(习近平,2020)。

同为国家战略的开放大学建设,是作为“构

建终身教育体系,形成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支撑”,其平台就是国家教育中长期十年规划提出的教育体制改革试点。

可见,开放大学建设试点不是为了“更名”而脱胎,也不是为了“挂牌”以换骨,开放大学试点,本来就是要象自贸区试验那样,不是“优惠政策洼地,而是制度创新的高地”,不是“栽盆景”孤芳自赏,而是“种苗圃”推广成果。

回顾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,就是明确要求在人才培养体制、办学体制、管理体制以及保障机制四方面有所突破,这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之后中央“深改委”会议上被再次强调。这是因为现实中的开放教育已不再是一个梦想,而是个亟需跨界、整合、重构的崭新教育类型,肩负着所有教育共享的使命。因此,新型的开放大学就意味着不再用概念替代可践行的理念,不再用套路干扰改革的思路,不再用模式阻碍创新的变式了。

比如,人才培养模式改革,首先要弄清楚是培养大批普通的“应用型人才”,还是适应当下社会的各类“学习型人才”?培养途径是“产教融合”还是“任务流程”(陈经,2020)?

又比如管理体制改革,外部联通涉及到总部与分部、总校与分校,是“统筹直营”,还是“分级加盟”?而内部架构究竟是“大部制”包揽好,还是“中心制”牵头妥?

再比如保障机制的改革,则涉及办学质量的内涵。开大的质量究竟是什么,自定标准还是依照常规?开大的质量为什么是这样,需求应然还是文化使然,若再含糊地以“宽进严出”应对就很难让人尊敬。

看来,开放大学建设试点的关键是要试验,试验就是想好了去“尝试”,就是探索后去“验证”,试点后的系列制度创新成果才是我们要交出的时代答卷。